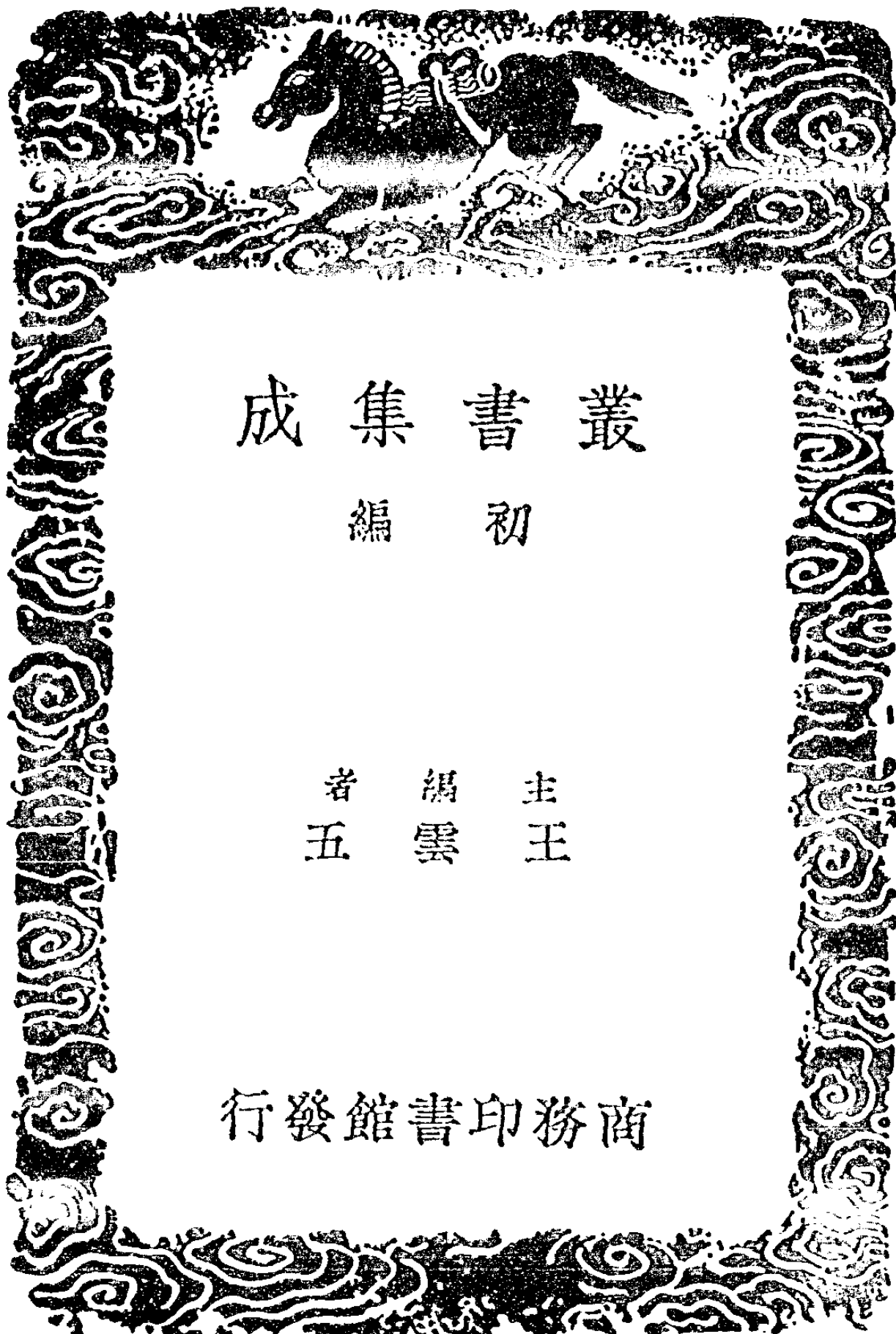


郝論王  
雪海學  
先生質  
筆記  
疑附錄





成集書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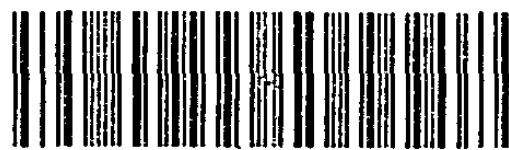
編初

者編主  
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郝雪海先生筆記



3 0649 0372 1

郝 浴 撰



郝雲海先生筆記

本館據畿輔叢書  
本排印初編各叢  
書僅有此本

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一



孟夫子曰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又曰。脩身所以立命。孔子曰。湯武革命。周公曰。周

固知聖人造命之功。全在人理。盡一分人理。乃是造一分命。盡十分人理。乃是造十分命也。凡人越陽剛則越仁。越陰柔則越毒。仁則益明。毒則益惑。此萬物之理。不但於人。究其病。總是陰之流弊。陷溺其中。而不肯放手躍出也。

表裏無欺。則洞然四開。

癡人隨事信人。詐人隨事疑人。以癡以詐。總是自愚。安能知真是真非乎。况又辨君子小人耶。

從此極力開關將去。但有嫌厭抵恨之意。便是爲欲所束。小了天地曾襟。

曾前胚胎。原以所嗜不遂。甚或觸之而成。從今再莫令其發作。才動卽自以爲小而可恥。漸得他開釋了。不與一切人較量矣。

惟大極則可以行仁。仁則益大。

無神明變化之才。不可橫行天下。湯事葛伯。文事龜彝。句踐臣吳。梁公臣周。各用其意之所往。已亦何拘。人自莫測。戊申之冬。應衙夜語。偶及煥臺趙師叔子。謂矢口罵人。是其貧賤之象。

當力格蔽我之物以大收吾心。終做海內第一件事。

不孝浴。願終改類。然自放之惡。終歸於大保天倫。曲成善類之位。奉壯穆夫子以爲盟主。敬之哉。直慙得撞開天門。八面光明。毫無遮攔。

晉公子重耳。十九年寄身他國。而卒以伯領諸侯。中山元德。半生飄泊。依呂布。依袁紹。依曹孟德。依劉景升。又依孫仲謀。而陸遜譏其前后用兵多敗少成。然卒能鼎分天下。願其所蘊蓄者何如耳。

不孝浴。每於平旦。審察此生已無嘉會。不得妄動取悔。惟隨時藏身。尙堪努力於道。庶易筭之日。此心漸漸光明。是今生所辦耳。

浴四十年來。所見都是從文義上推解的。假似之理。安能直下見之。於行措之於事乎。

大道在我。而不在外。萬物肯綮。總由我開。乃專於見上。揣量其形容。是禽鹿視肉也。

犯險冒禍。以求父母之歡。觸怨違理。以望仇敵之恩。自開闢以來。有是人情乎。不得其歡則怨。不得其恩則恥。試自問此種心性。從何處生來。嗚呼。愚乎。謬哉。

己酉人日之后。自德安向漢口舟中。自相元首。初筮明葬之四日。入于左腹。獲明葬之心。于出門庭。再內筮。巽之九二曰。巽在牀下。用史巫紛若。吉无咎。更以希聖筮。漸之二曰。漸鴻漸于磐。飲食衎衎。吉。觀此則知向後尙得因敵出險。爲講學林下之象。

其實外清內濁。凡事有始無終。黃鶴元武。告以首汚。龍泉之害。尙不晤乎。

山陰劉念臺作人譜三篇。其言微過。最是妄的病痛。妄無面目。妄乃生僞。妄根所中曰惑。至七情流變。而溢喜、遷怒、傷哀、多懼、溺愛、作惡、縱欲、而妄之真面目於此斯見。周子通書言妄復則無妄。故无妄次復。不孝、浴、冒前、夙、疢。正是此物。平時游思紛擾。不根而生。到臨事輒多貪、多慾、多怒、多愁、多憂、多懼、多感、多哀。內而瞞心。外而攢眉。總只是他爲祟。不盡解開不得進步。

曾夫子言正心致知。浴於大江舟中自省。此中全是物據。見外物則此物或爭而莫禁。或恐而不前。並不得露出一分知覺。何處更討心來。孟夫子所謂陷溺其心。

聖人於凶吉賓嘉等事。定爲大中之禮。所以充仁義之分量。杜邪妄之惡路。有其心而無以引之。則不大滿天理。或有其情而無以節之。則一往而滯於物。反成背道滅性之大過。或更駁激陷入大惡。則無所不至。己酉岳陽樓下泊舟。偶聞張僕述曲少年之言。謂吾於山中沈醉痛哭。以家庭骨肉之情相訴。吁。有是理乎。人當力絕妄念。使胷中空洞無物。無隨處自貽伊惑也。

此心一念向外。則炎上而爲火。故能知來。一念向內。則就下而爲水。故能藏往。浴此心經歲外馳而不返。將五臟皆燦而爲火。勢必五官俱暈。尙安望此中之翕然大受。朗然內含乎。行止坐臥。力破此中成見。無成見則胷次漸開。

再莫護惜虛名。反使此中受他遮蔽。

一向全爲聲色所奪。故迷而不返。世亂俗濁。舉目盡是惡道。當極力自反。始不爲所陷。所謂聲色全非歌

舞之類。

除收放心之外，更無一物可格，一理可窮。

摧辱一加，便忿然內忌，卽此是物格而化之。然后浩然之氣充，而此心可以不動，則大受有餘矣。此處不早自打開文章事功，總屬門面，况未必乎。

學者喜於外面求好，雖不盡是掩著，然外陽內陰，上陽下陰，究竟是否剝之局。精神動輒向外，何由得有陽來。須是掉斷內外，從六合直貫頭臚，見一旦豁然開出，始是大君子真實受用。

橫逆一加，便自沮喪，是打著好名好色種子。若此中原是天理開明，只是洞然無疑，威然岳立，無夢子亂的他也。

古學爲己，今學爲人，正是平日得力不得力，受病不受病處。四海九州，龍荒金殿，何處不是自己，只時時做自己事，則高明日躋。

此中不能豁然覺，翕然受，總是個的，然外視病根，橫截於胷臆之間。

只是廓然體認此心全體處，則陷塞之病漸脫。

不忠、不孝、不友、不悌，非盡出於人欲之私，亦或有一念之善，反以激而成惡。蓋丈夫胷中，常有一段磊落向上之心，儻不得遂，而見知於其所往，則不勝苦憤。於國或有一種邪諛之朋比，於家或有一輩狎媮之妻妾，倏然與之相順，其鬱勃之懷，反不覺傾瀉。彼一段僞妄破敗之氣，飲之似甘，親之似愛，而忠孝悌友



之本心。反爲其所惑。其仰視親上。反不如彼。遂因而成大逆大惡者有之。故聖人慎之而懼。履霜之漸。所以爲家爲國。必要親賢從善。蓋賢與善正是向上的。已效之規矩。親之從之。則中間種種差殊惡路。都走不到那邊。雖舜文可望在吾前。作高山景行也。岳陽入湖記。時己酉二月初六也。

不孝之罪。已上通於天。尙何區區名義之徇乎。儻此身純化天理。則帝視斯人。有不陶鎔而愛之者乎。儻此身全成人欲。則物視斯人。有不厭惡而傷之者乎。或帝或物。皆指此加人之心而言也。

上帝至仁。故生理無窮。天地大仁。故生生無極。此萬世生人之宗也。人者。仁也。仁者。人也。於是乎體認而一之。

只是到處豁然。平常並無一罅事。卽有拂情之遭。橫逆之入。我此中一發平常不動。這便是天地爲心爲量也。平之極矣。五月望日。退省書於積福菴。

孳孳好善。休休好善。好善於家。好善於國。好善於天下。去其私己之情。不嫉。不忌。不病。方是真好善。

造化之奇。人不能敵。如丹砂珠玉之美。貂狐羆狔之煖。橘柑桃蘋之香。松杉楠柏之材。參歸薯連之藥。皆非蜀錦吳絳。黃梁白粲。由人力而成者之所能及也。故聖教之材。不如天授之才。至如吾孔子。縱之以天。而又鎔之以聖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能盛此中庸者也。故曰中庸之爲德。其至矣乎。當機不辨。只是胷中有物。不能了然四盡。洞見來事之首尾。故下手處悶。

如上第一區堂與庭階樓臺池榭無不位置如法。卽一室之中棟梁柱石窗戶門闌莫不結構得體。乃向爲風沙塵埋狐鼠蟻蝨之所據。土障其門。此所謂禮也而已蔽之矣。今一旦掘去其塞門之土。盡行掃除。以還其行住坐臥飲食燕樂之舊地全局。卽是復禮。曰此禮也。而何以謂之仁。曰連當家主人翁都衣錦還鄉。坐在畫錦堂內。

凡物之大者。順之則惟恐不吾生。逆之則惟恐不吾滅。所以然者。順則彼親。逆則彼仇。親則與彼一體。人安有不自愛其手足腹心者乎。雖聖人亦曰外柔順。夫當文王之柔順於朝歌也。則常人常人之極矣。曾復有一毫見三分有二之氣象。此孔子所以有畏匡諾貨之時。而孟子亦以多太王句踐之智也。

孟子自言其浩然之氣。得直養無害者。由於集義慊心。而其工夫則全在必有事焉一段。常有所務在身。曰事專主一節於前而不放。曰正氣所由生。由於心而不由於心。在命根也。氣所由養。不由於心而由於心。自心源也。故於有事勿正之下。添出一心字。忘則無心。助則有心。合觀此段而密體於身心之間。分明畫出個養氣的圖樣。心者義之所從出也。氣之所由養也。言之所自生也。義精而氣配於道。言合於理。心之所以不動也。

氣不浩然。必心有蓋蔽。蔽則成物。久則成我。不格不克則大愚自錮。格之克之。則大知自豁。其所由來。竟是耳目。故顏有四勿。孟有一思。勿忽外絕以爲末事也。此處正是本領。

每一提念。則煩惱淒然內生。是見在所結未成之物。每一省察。則邪慝冥然莫解。是前生久結已成之物。

惟自反最初。天所以與我者。使灑灑然冰解凍釋。豁然出頭矣。

此心牽於外誘之私。悲惑忿懣。紛然乘奪。不暇內反。使稍稍近理。故自縈自綰。積而成物。若此心奮捨外私。便自輕省向內。此中漸漸似有覺察者。所謂知也。必欲致此知。令內外通徹。惺然盡爲我用。必勘透此物。犁然盡還其自然之理。而後瑩然一片皆知矣。若不是此等推極。此物自蓋頭上。日爲物所愚惑劫奪。以去。何知之有。卽謂知止。亦必此物不蔽。而後此知清深內含。在立命處。總言之。不察而外馳。便是物察焉。而內含。便是知。陽明先生謂共是一物不差。只欠至善耳。

凡此中忿不能平。積不能堪。牽不能斷。此正是物。所謂人欲之私也。此處全不是我。若肯棄此一種念頭。只管反而求我。自然轉到天理處。

明經博古。力行好學。自附於儒林者。則有之矣。若真知帝王聖賢之學。以孔孟爲師者。吾未之聞也。千載之間。其尙有兩程夫子乎。

向只在檢點應付處。作工夫。並未嘗實樹不拔之大本。於密牖之衷。以自泰而自育。故於攢淡處一窮。內便索然無有。須向獨知處。醒豁培養起來。始得。

處處退讓。舍己從人。纔是密勤修道工夫。若執意見以自負。妄以爲雖困不屈。正是味道觸禍無知小人。不但從前所沾滯之富貴聲色是妄。卽欲拘拘於兄弟妻子。並意中介介一念之忠孝。亦是妄。蓋以原不發於天理降衷之初。不過從後天感奮激楚而起。是皆偏私小見。非吾周公仲尼蕩蕩平平之道。大中至

郝雪海先生錄記

卷一

正之心也。

#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一

浴乎自今以往。不消惱人。不消怨人。不消害人。不消怕人。不消嫌人。不消怵人。何也。非仁心也。不要癡心。不要掛心。不要貪心。不要偏心。不要邪心。不要躁心。何也。有天理。有天命也。

這天理。衝然發生於人情世道之中。應吉應凶。應滿應歉。是麼力量。權勢能操奪得他。是麼巧詐。閃爍能變換得他。聖賢於此。省了多少心。都用在窮理盡性上。討了。蓋世得高明快樂。至於分所應得。較妄貪的。不曾少卻。

刀可吞。命可盡。而此心不可外馳。此欲不可稍縱。此怒不可妄逞。尙有不能忍受之事者。則真禽獸同歸矣。

若從此以往。皆是縱欲敗度之事。不如早死。免受嗜慾之侵。若從此以往。尙是窮理盡性之圖。又安用任。再於富貴聲色之中也。貧賤患難。正好進修。

丈夫不循理自奮。而終日周旋徇人。反成牽制。自生拘攣也。

且莫憑空去討好。失卻自己本色。夫天下之人。時至事起。誰不可以有爲哉。進退超超。是在我矣。質既遲拙。凡遇一事一物。必從容理其端斂。以窮究其根柢。上下條暢。則心亦因而貫通。不致走失。今乃躁急浮淺。一味從外面瞞過。心全不得了。其故事來益多。心迷益甚。茫茫牽掣。並心亦不知何往。而言

照察事物之理乎。

凡際目前一切巨細人物世勢。輒怯忌不能自主。此是根本處。不極培養而一於外貌之趨飾。故大者不預立。而小者隨來隨奪也。程子之工夫。尙可緩乎哉。

五月念八日。過南院何脩上人。以言加人不自知其詬也。或以言詬之。卽悻悻然自拂而去。以此推浴之。向來以口舌傷物。令人難受。己全不覺及人。或以惡語莠言來侮。輒艱然不悅。甘與愬絕。乃知全是一段野人僻陋之性。如棄家忘親之浮圖然。豈大人君子中和溫厚之器量哉。且聖人往往以言爲戒旨哉。往往以容爲德美哉。切莫動輒便以言語傷人。動輒便自發作。不能容物也。從此力反於厚。仰師文王孔子之爲心。

如陽明之學。不過行事不受物之累。不是行事必本心之仁。行事必本乎心之仁者。程夫人之學也。所以顏夫子大與閔冉同科。觀閔冉孝弟之行。然后謂之德行。則知顏夫子之屢空。特以能其超氣稟。而顏夫子之復禮。則渾然是一團生理也。此吾儒二氏之別。

五月念九。夢入帝堯之宮。以爲羣帝在焉。見石碣如林。不可以數計。而上皆古字。嶙峋森森於大木之下。浴不及內見而醒。當是智力向往之不專也。

惟務博聞。不知治內。

自恨外露而內暗無人之理。必前世之迷而爲物也。顧何物乎。自筮得謙之九三。念四十八歲之惡。其良

在上當是剝在內，則純是陰矣。方險惡昏昧之是苦，而曾何明之可復乎？今天牖其衷，若得退其良於腹之中，屹然內主，忠信宰焉。一切不求表著，斂之又斂，而乾陽在內，尙庶幾有有人之望與。庚戌五月二十九日，張儀郭積福精舍書以自勉。

此中於所怨如是難轉，是人欲重執，未能返到天理處也。若到得天理處，則衝然不見物礙。天地、日月、山河、社稷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顏、曾、思、孟、漢、祖、唐、宗、宋、祖、周、程、張、朱、明、太、祖、薛、文、清、王、文、成、諸、大、帝、王、聖、賢，浴願得開明此理，生生世世以報君親，以報天下之蒼生。粗心浮氣，用不著一點，纔不容極力裝聾做啞，便轉眼要去仰他嗅息，卻又多了。一番周旋，甚矣一往之氣，斷非濟世保身之大人也。

天道寬渾，又且寬渾著，地道厚善，又且厚善著。

浴數年來，齊心露禱，悔過遷善，以盡其在己，又求差冒險，間關跋涉，以趨其天時，因屈辱百端，以重利顯宦，請和於仇讐，又熱喪極痛，倒行逆施，以竭蹶乞命於怨家，更罄其所藏，以倖萬一於津要，盡人生所謂可恥可恨，極不安命之事，全做之矣，而皆不能就，以承一日之歡於膝下，嗚呼，安之哉！是有義命，命在上帝，義在寸心，一步妄行，便是違天，一毫妄想，便是悖義。

到處行所無事。

浴非出而登科入宦，則無由察末世富貴之人情，非罷而遭難履險，則無由知生人難堪之苦趣，非氣質

愚昧。則聰明以往。必不能反觀內照。日從事窮理致知之學。以復其初。非患難丁艱。則順禮哀殯。必不能覆傾跌躓。益呈露天性人倫之善。以蹈乎中庸。善哉天地祖宗帝王聖賢之大有造於浴也。戊申六月十二日。張儀門積福院書。

六月十二之夜。夢先大人立於家后樓之中。堂上面有卓椅。家大人立而向浴語。衣前代方巾大袍。左右立數人。若家慈及家中尊長。而家大人怒急而責浴。浴強辨以理之所在。如朝廷前雖截取頭去。不顧如之何不辨。浴是日正深體驗祭義。饗帝饗親。氣盛魄盛之理。且爲先大人錄行實大略。命梓人刊板。而家大人儼然質臨於上。且譴呵浴。浴之負氣務外。不近人情。而返天理。不能將順大人於幽冥之中。以舒其積鬱煩惱之情。所謂惠於宗公。而神罔時怨。神罔時恫者。安在耶。嗚呼。小子警醒恐懼。慎之慎之力。反其本。

遼金元必欲吞噬南宋。以至於盡。而開天聖人。卽從南服挺生。太祖成祖必欲廝滅漠北。以犁其庭。而天命真人。卽從漠北闖入。是卽秦之憤燒詩書。而劉項陳卽全不識字之英雄。卽魏之強收司馬。而懿師炎身卽承願命之重臣。造化恢恢。可容人有一毫意。必固我之見。以參其微。而奪其權哉。

南宋殊似。不足以爲國。其國步日蹙。一日而儒者正理日益著明。其飭躬弼君。挺然於人倫之中。而不亂。如紫陽象山。敬夫九峯。東萊西山。以至國亡家破。而天祥秀夫。終以性命死生。捍朝廷而趨君父。此真太祖一段讓國愛賢之誠心。程夫子一門齊家治國之大道。所以宣泄流注焜焜。此中華之理。雖元金遼徧



踏中原而必不能淹沒沈淪者也。

十四日。以柏杜之意。以爲柏燭敕書事。今行文取典籍口供。若典籍彼此相推。是並高陽亦愚其中矣。獨不爲高陽先生慮乎。若內主以爲久結之案。卽用行察。□□□□老□移書高陽公議。而稟擬則老□功高而名不露。是大有造於維桑矣。以此關係之言投人。是在夢中。

十五日晨起禮天。自悔居心之不廣。願力還天理。以內主於中。消其浮妄。以寡過。

使北人主南。則國日張。可以抗中原而有餘。使南人主北。則朝政日亂。必至保中國而不足。北人多賢。南人多能。在位在職。非大人不能秉國。均而攬朝權也。南人水浮。多無定在。然反能大其族於萬丁。北人土著。皆有定在。然不能蕃其姓於百人。何也。南人好以勢利相附。故其風俗不整。北人各以身家自保。故其名分易拘。拘則易至自便而去。附則必至聚族而謀。

浴所以愚心不收。所以不能有覺。腎不交。所以不能強記。心紛然上出。若有物於頭臚。曾臆之間。以爪牙攫物。昏然不辨善惡是非。心已成塊。然蠢動無靈之物。安能翕然返到腔子裏來。立乎其大。令蔽物之耳目退聽乎。須是放舍向外一切。且孳孳內密。忘其上而通其下。潛於志腎而爲智。第一不發作起。怒生。又催他暴露出來。不得隨天理自轉。

管商申韓之流。胷中各賦有一種才。隨其才氣所近所之。遂創爲一家言語。儘能照依所引。做出效驗事業來。然絕與本性無涉。故與所遭時勢上去得。與本體根源上來不得。勢必有著迷不通處。遇著才略相

近者只管率意亂做。不顧人心天理。若才稍不同。或是無才便一步難行。方知聖人格致誠正之學。一入手即能會心。開發仁智種性。日有火燃泉達之妙。出諸己而無窮。加諸人而不悖。功業日著而且神明日開。身心日泰。乃是萬世無敵之道。賢愚共由之亨途也。陰陽太和。自然興雲致雨。昭蘇萬物。如后代漢唐開代之君。英武倜儻。就如粗風暴雨。霹靂閃電一般。只爲世道人心。已趨到頑愚難醒處。故以此種才具創之。然畢竟依傍聖人家法。始得有成。還你個有國有家的世界。

生平俗情有都堂之欲。庚戌六月。有山左都堂之任。朝紳祖於張儀門外。以楊价侯於郭令來時馳報。以觀其似。价誤直至過而後聞。何其屑屑無高臥不願之襟期哉。從今力浣此鄙陋之念。古人云。祿之以天下。弗願也。繫馬千駟。弗視也。

與涿郡太守任月坡書

高鶴樓下。卮酒一別。又兩年所矣。去國之人。支離如昨。而先嚴未葬。早夜咎懷。益深夙疴。竊念進無所就。退多所慚。無亦離羣索居之過乎。老年兄來牧輦下。借廈良多。三輔六雄之名。大夫可再見於今日矣。中堂老師。文章掌故。經術名德。天下一人也。前代以深詆中涓。林下高臥二十年。讀盡古人之書。且胷中灑灑不掛一塵。非大智大賢而能之乎。本朝以隆禮天。差墨根王。封聘書一緘。敦請入朝。時常開創之初。引據舊章。參決大政。天下陰受其福。至於世祖章皇帝。欲特設各監中堂。歷引古今刑餘不得預政之例。以爭之。至於批鱗逆耳。犯先帝之顏色而不顧。當是時。先帝重之。同列危之。而天下殊未之知也。今上偶過

易水召至行在。賜金賜幣。將以勝國之史咨焉。是誠天下蒼生所庶幾。而一旦幸之者也。若夫藻鑑不才。又獨深立雪之願。老父母爲朝廷禮大臣。爲道義仰名儒。爲故舊思源淵。想不遺餘力而讓能乎。好一分仁義禮智家常。情受來富有四海。

甚矣天道之奧。地道之密。非日月山河燦列於人耳目之前者之所能盡也。嘗見漢高宏朴。謂周勃厚重少文。安劉必勃。又言蕭相謹慎。此其察人在居心。而不在行事出言之間也。又見昭烈謂馬謖言過其實。不可大用。武侯直待僨事而後。追念先帝之明。則知昭烈知信武侯。又更極高深。則以知此兩帝。其培養獨厚。獨藏而非名聞衆著者之所得窺也。吁。鬼神之所不能盡窺者也。吾府鳴泉先生。儕鶴先生。皆位躋尙書。而趙名獨轟貫四海。其子卽微而且不繼。至於梁愈傳愈盛。孕尙書侍郎。至於幾傳。此非於不聞不見中。獨有忠厚之陰騫哉。使必詡詡於眉睫。肆其矜尙。何其偷漏宣洩造化之奧密乎。竊見勃以武略居相位。偶因用人曰某者。其人文深。不可以居大府。其用心若是。豈不益知高帝所以知勃。及所以用人用心。蓄積於聖子神孫無窮之美意哉。吁。關雎麟趾之美。其美雖詩人三百篇中。不能以言語形容也。善哉。積福院夏六月念二日書。不孝浴謹記。

不孝浴啓。罪廢以來。無禮不情。負罪先闕於父母。至於以次到處支離。益成愆尤。然理窮時厄。非設心真敢有不肖也。勢不能耳。故不得立其心。多此類也。及親大典。他非所望。至如鄉同年。會同年。同鄉黨。同衙門。四項錫以祭章。或亦情理分義之不能外者。而不孝浴念分殊身遠。雲泥日隔。每趨起。嚔噓足難前上。

口不能開。而老宗臺慨然惻然。自發於至仁之懷。婉轉請事於諸公。謂在所必行。不孝浴雖不敢面稱揚高厚。而此心之淚血自飲。感戴於暗室。苦塊之際。雖九死難忘。至於恩透重泉。大足以發幽冥之泣矣。記嚴親在日。曾指浴於老宗臺以誨之曰。年齊分等。而何以獨覺寬大通曉之器識。十倍於汝乎。汝若以此爲師。吾信汝崇班可以立躋至。如師心自用。皆吾所不願也。痛哉。不孝浴竊欲載此言於行實之中。以鳴嚴親知人知子之明。彰不孝浴自暴自棄之過。又嫌於妄攀高引。自附善類之末。欲不言而天地神明實聞此語也。痛哉。咎心疾首。無以逃誅。擬於今秋冬之間。襄此大事。待臨期再報。屢承行述之間。謹奉五册。尙圖向玉翁吉翁爲狀以文之。自當叩求。不煩縈懷。至於四項諸君子。以不孝浴之賤陋不齒。則安敢仰請。所賴至德深愛。有以取重於闕切。以成義舉耳。偶聞母命。暫回定州。行矣。不敢面叩。捧函臨發。泣血泥首於庭下。以遙盡此禮。死罪死罪。

八月十六日之晨。於深州署中。將起。忽有寒虫來飛於榻間。澹洄再四。知其爲報信之驗也。稍焉果一家。人持北方之信至。寒虫自朔生。故朔之寒羽來臨也。是夜燈下。記於衡水西關。

八月十一日。於深州察院。夢同二三人。在一處。將出外行。伊二三人與作別。似不甚憊意。遲焉。彼中一人坐地上。若與浴同等之人。今爲堂上僉憲。實旗人也。呼浴愛而教之。浴心敬其堂官。而且教我。乃整衣冠。肅禮而聽。遲之伊二三人俱至。皆若同衙門。滿洲之尊官。諄言相勸。言你之才。不但達子忌你。連蠻子也忌你。其勸之者。似是麻謙六。不知何解。謹記之。

庚申年六月初十日奉。上諭。羣臣齋戒三日。爲天旱將致祭於太歲元帝關帝都城隍之神以祈雨。齋至十二日前晚。浴自擬登花園平樓之頂。敬禮四神。夜中先夢浴先慈以七十餘位神配祭浴先祖。又夢以七十餘位神配祭浴先嚴。若先慈嗔敬之不誠而惡浴。浴伏首向先慈痛哭。而先慈因亦痛哭。恕之。遲焉。又夢浴欲往就一籓貴處讀書。而崔夏章以爲同在彼處爲便。忽手一古書。似是禮記之類。上簡出二篇。俱似大字爲句。而細字分註。連看幾段。皆與籓貴之病相合。浴細看亦與浴病最宜。如所云太期前命。蓋以爲分付人辦某事。謂之前命。期必立成務成。而絲毫時刻不能待。謂之太期。言不應以意中之人私。而強必難測之天道。橫取有限之人力也。餘段俱切浴病。卽一面已有五六十條。浴當力屏私欲。願戀之根。以趨道而澄源。所以免禍也。滇桂萬古爲戒。默以清苦澹泊早退肥遯爲師。深味文夫子之夙教。勿忽。內記看書時。不記篇名。因回取書詳看。此四字。在四字題上。是兩顛云云。四字。前後段似是禮記月令。

十二日午前。晤魏憲。以爲言官之本一上。益將言路抹倒。後一發難扶。艾長人離總憲作司寇。調陳言官。參人不實。降二。至今臺省恨之。且吏工二部。萬一聖詰。謂係徇私。何以自立。以爲且少緩無妨。而日月以爲候。尙事會議而行。或修省持循。至十八再酌乎。

辛酉年廣西署中。十月二十五日。吃飯不下。心懼。九月間。刻字匠夢。恐承襲王位。鎮兩廣。不料十月十二日。簡親王至桂林。物故。豈非浴亦應作於桂林乎。捐慫好生。省事戒殺。息怒和顏。以緝熙天理於夙夜。儻仍有畫錦之日乎。中房東間謹書。

十一月初三日。夢大理王允祚。爲世祖手題一小冊。葉後寫臣王某獻。又見伊短衣露身。口吃西洋乾卷。箚餅。此人降而在家。又曾作奉天尹。浴其降乎。今惟自省己躬。出言不可惡語傷人。且廓量涵容。如從前。亟於西歸。百爲躁求。有損無益。今應洞然知有天命。寬以居之。至星日陳言。又是以簡默而自失。甚矣。早夜當從實發天理之公心也。

## 郝雪海先生筆記卷三

不但閱盡此理者不肯緣於人欲之上。正謂此理純明。人欲何涉。卽稍有知覺省悟者。其視人欲如咀蠟耳。

不從天理上見父子。便不是眞慈眞孝。多少恩愛責成。總是無根人欲。那裏能推到人處。所以好強出頭者。正以其昏滿頭。皆是陰濁之氣。來物一觸。非懼則怒。立牽而去。豈能裁主乎。故當極力靜返。

目今以退藏爲主。觀所做之事。隱之則近似。故知時當如此。文王至聖之訓。所以預示之也。

陰疑于陽。必戰。故王莽之極而秀出以戰之。曹操之極而懿出以戰之。夫莽陰詭也。而世祖以陽德戰之。操陽惡也。而宣王以陰謀戰之。展轉五季。無非莽操懿裕之變狀。直至截之以隋文。蕩之以唐高。而其氣終不能盡。必俟太宗之貞觀。而後廓然見中天之日焉。未幾而藩鎮跋扈。陽氣又衰。五代相尋。神器操於權臣之手。雖以宋太祖之剛明仁厚。亦終受顧命之罔然。亦累食良弼之報。因循日下。世道隨之。忽至明太祖以至陰之操縱。爲至陽之變化。而君道始得至尊無上。一洗前後五代之陋。與漢高並駕。此陽德之極者矣。

凡人至四十內外。神氣衰。則腹垂腰軟。收攝不住。故神氣之旺者。表裏精悍。

善哉宋儒文似相如。始類俳之言也。今夫文士之爲韓、柳、歐、蘇、班、馬、揚、劉也。大集古事而擬議乎波瀾頓挫開闔變化之法。然後伸紙縱筆一瀉而爲斐然之章。豈非彼梨園者羣然狎集於簾幙之內。嘈雜塗抹。反覆以求其似。殆至一開簾而拜跪哂笑。斬然有體。遂演爲離合悲歡之奇乎。求一言一動之由乎衷根。於理不可得也。而天下人方且豔羨稱述以爲至美。乃望其爲文成之悔哉。

甲午之役

聖恩極寬。廷議至明。王法於是無私。天理適得其平。尙有何事乎。

旣處濁世。必與一切濁人混。一無太分別始得。是皆足爲難端也。惟大同無我。乃化凶爲吉。牝馬後得主。必有所受。先迷喪朋。必有所損。夫內有所主。外有所損。而後成坤之德。合坤之道。聖人所以止用其六。力屬其貞。則知此理總在乾九範圍之中也。

此心總在後天上。緣習蠱惑。一旦急切。怎還得來。其力行絕私可乎。

貞者。事之幹也。冬月藏其陽於陰中。而勿用。所謂幹。幹父之蠱。蓋以陰進而通參。參陽氣於四爻之艮中。以舒其木之仁。而不使爲陰所腐。陽所錮。是乃爲子者於父之已不用事時。而默伸其生理者耶。化其陰。蠕而爲陽德之用。是所謂幹父之蠱。有子而考無咎者耶。子卽近四之震。其氣旣禪艮。若隨失於四處。而蠱得於四處也。

九二。陽德也。以陰巽之權。用陰兌之悅。以解慰於不動之中德。所謂幹母之蠱。不可貞耶。



九三、以巽餘之權。震初之力。勇於上進而少薄乎上。然其德全在此爻奮發。故雖若見阻於上。而實大有補於上也。

六四、未免悅而止裕之矣。然正當上來止勢不可進。不得不裕耶。

六五、雷之盡而位之中。力娛上九而直引下諸爻之氣。總通五爻之德。以共及於上九。雷鳴天際。譽著而蠱消。咎厲悔吝之皆除。而利涉而終吉矣。

一陽在上而不動。五爻在下而治。所謂元亨而天下治也。先甲三日。天道之始震也。而卦卻以後甲三日之巽起。後甲三日。天道之終巽也。而卦卻以先甲三日之震成。故孔子以爲終則有始。天行也。

返樸還醇。乃所以默成祖宗仁厚之德。語言行動。必歸此旨。戒浮而務外之病。庚戌四月二十四日書。

一去錦官。雲山萬里。二十年風雨寐寤之懷。老年兄有同情乎。人之相謂。莫不謂浴身益遠而名益張。不知古人值此。亦於此理有忻戚否也。每念年兄以不羣之才。出刺任城。爲政有暇。當必於少陵池上太白樓頭。以一觴一咏。自娛高懷。欲寄片言。苦無彩翼。偶有敵郡米闈官諱粒普者。有親道受事石佛。得託大君子之度。爲之喜慰。用附一行。遙候與居。儻推故人之分。多方提攜。其人謹而自守。必不負驅策也。抵任之初。儻苦斧資。更希玉成一二。待其璧趙。託庇邀光。豈有既乎。

凡致書於人。尙論古史。必委曲入情。而善引經傳鑑史。以證據之。務成一家言。

每到鐵嶺。便有上達之意。每到唐城。便有下達之意。蓋風俗人情。雖皆不善。然與之則不免相較而趨於

汗不與則不較而讀書窮理自若矣。然在鐵嶺雖與之日聚，終格格不相入。而在唐城，一開心見誠則翕然相向，遂有一本百世之意。蓋其天性有在也。

唐明皇之幸蜀也，與裴士淹論相，謂姚崇可以滅賊，知其才所以成開元之功。薄宋璟以爲賣直，不知其品所以釀天寶之亂。太宗既喜房杜之調燮，又納魏王之諍諫，終始勉強，故能卒立貞觀之政。天下巍然不動，如泰山而四維之也。是豈區區安史所能搖乎？才具力量相懸若此，蓋以太宗英雄揮戈之意，至死不衰，雖美如玉環，猶如祿山，終不能欺掩其萬一。殆所謂全副精神者也。

希賢希聖入道工夫，自不求名始。所以乾之初九，自潛龍勿用起，蓋默默有確乎不可拔之操也。內解雜念，外無邪行，則天心呈露。

福深慧奧，非一日之積也。

陽氣在外，則驕肆狎侮；陽氣在內，則恐懼修省。洊雷之震，則清疏之力，隱隱然發於重陰密宥之中也。湧泉腰腎生君處，立命還須收放心。聞道潛龍能勿用，何勞頭角露精神。

夫幼有邪淫密寵，長則必悔。今既無此，且鬢髮星星，然近於老矣，乃不道之是求，命之自立，而顧縈縈苟苟，將反於邪徑，託足耶？可以醒然而悟矣。不然還要食甚報。

竊見滿士莫不衣冠濟楚，而儼然有所挾以加人。此最是持不平以自虐，雖受者自屈，然能久相安乎？甚矣銀州人之多此病也。意氣清高，文章道味，何莫非不平之挾持也。又誰能耐此酸薄乎？天地人之大何

處著此。幸早鎔化融此渣滓。且只是深造根尋。陶瀉渣滓。

郝氏太原之姬姓。在周□□□□□□封於郝。殷帝乙之子周。亦封爲郝卿。因氏焉。自明成祖時。自山西之洪洞一支。徙於定州。舊中山國。遂失其先世之次第。徙定者爲成甫公。因受定州北唐堯封侯之舊都曰唐城。有唐水周焉。因卜居。世爲唐城之奇連里人。

成甫公生五。五生秀。秀生虎。字西溪。生汝卿。字君隣。汝卿生維榮。字仁軒。仁軒公實生先大人。自西溪翁力行孝弟。鄉塾信重。值歲凶。以所儲嘉穀數千斛。全活里閭無算。有訟者爲質。其是非一社之人無官訟者。自西溪公至君隣公。父子勸善。凡七八十年。民不詣有司之廷。世多災祲。而一鄉有太平焉。自君隣公及仁軒公。義賒鄉黨。仁軒公爲諸生。有慷慨急公之名。一郡賴之。公私事多爲倚辦。自仁軒公及先大人。恤隣睦宗。九族有太平焉。

西溪公。君隣公。皆登上壽。元日生辰。子孫滿前。皆衣冠羅跪庭下。聽教訓。諄諄肅然。忠厚。嫡長子。嫡長孫。嫡曾長孫。次第起。執爵上壽。不命之起。不敢起。不命之坐。不敢坐。諸婦孫媳。屏息遙拜。閨門之內。肅如朝典。鄉之人化之。繩樞小戶。盡有法家明經。力田之外。無他業。路次齒讓。婦人必曳裙俛首。循道側而行。庶幾仁讓之俗。

仁軒公性剛決。能裁事。人數千百言不能了者。公一二語是非劃然。常面人過。疾惡嚴。同輩無敢犯。愛禮

賢士大夫。遇奇偉崖奮義者。每解橐以趨其急。親族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。

先大人。生於明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正月二十二日。子時卒於康熙七年戊申七月二十二日寅時。享年七十有四。於十七歲迎娶家慈張太孺人。唐北平僕射之後也。子四。長卽不孝。浴順治己丑科進士。原任湖廣道監察御史。娶萬曆乙未科進士戶部郎中守貞李公曾孫女。廣平教授元薦公女。再娶□□王公女。次洩。廩生。娶自先張公女。繼娶癸丑進士太僕寺三登王公孫庠生揚芳公女。繼娶庠生□□公女。女三。長適河南虞城令諱文璜麻公季男。太學生璫。次適山東青城令丙戌科進士諱之鼎周公仲男。庠生璫。次適御史甲戌進士諱毓嗣公仲男。廩生憲。孫二十人。木林本震不孝。浴出□洩出。孫女一不孝。浴出。先大人名□字□號□行二。爲定州之唐城奇連里人。行年七十四歲。以病瀉終於寢。寢疾四十日。漿粒不濡而浩然自得。令子孫日吟詩書。以陶其不盡之情。未嘗一語及私痛哉。浴之不孝。曾未能盡子之所。以於父者一毫髮許。而先大人之所以爲慈於不孝者。則何止於爭造化而泣鬼神痛哉。以先大人所賦。浴侍膝下四十餘年。古今事朗朗中貫。未嘗見忘言誤事。老得一官又不欲仕。未嘗試其才於國。使朝廷收其用。而所以治家齊家保家。浴悲思追述。無一事不深切人倫名教。可爲世告也。

先大人自兒時卽警敏。授書輒了了。目所過無巨細悉能毛舉。十餘歲應童子試。已能冠軍。空一郡之秀。弱冠登庠時。先王父爲諸生。然諾重數十城。賓客盈門。見先大人英資爽氣。皆以公輔之器目焉。鄉里小兒有忌之者。以訟致於官。時大學士安邱劉公爲司理。立雪其枉。大司馬陳壽昌公。嶺南韓上柱。許以國

士然卒困於場屋。不能一售。遂陶情於山水花竹之間。世改革闢園種荷藝竹。引唐水以爲池。浴嘗侍唐水上深柳萬條。遊魚楚楚。浴謂可繪。先大人愀然曰。汝祖嘗命網人爲大繒。線縷血繩。可截江大舉。忽自慨然曰。吾爲士大夫。不能珍惜物命。爲聖人解網而約取羣魚於津要。不義命裂其繒。予臨淵數四。每念此而不忍爲也。鄉之人徒見浴舉於鄉。洫廩於庠。而先大人盡取鄉隣負券焚之以相恤。或於饑寒家有捐金米之贈。而不知真隱微之仁如此也。

例食餼者必得優試。入棘始循得貢序在前者。於例不應人以爲鳴之。則前人罷而已得早出。吾先大人笑曰。吾不能成人之美。乃以己故而敗之耶。讓之。次年以恩例得拔。應授別駕。卽以浴例。以又得湖廣道監察御史封。而先大人之所孜孜者。殊在爲善著書而已。晚年善飲。嘗遍常座客次第酌。而先大人爽然若未嘗飲者。暇日卽焚香開卷。取古大臣立身立朝所以濟世匡君之行事錄。而仰察其用心。積久爲四卷。題之曰同然集。蓋以爲吾與之所以欲試於世而古人先得之矣。浴自筮仕以及去位受過。所以諄諄皆以古大人君子忠厚深醇爲儀型。其細楷雙行。每娓娓盈幅。今其書梓之。可以集寸。不下數千萬言。而浴之不肖。不能行其一字。不但仰慚吾父。又仰而慚吾祖矣。祖有吾父。吾伯叔四人。每夜讀。先祖必端坐審聽。書聲相達。更深秉燭。必呼至牀下訓之曰。若得志必以清忠報國。無汗吾家聲。更不可腐。有體無用。亦安能濟人世也。是以先大人及伯叔讀書窗下。每有召下閤閭。輒撫之而泣。先大人愛歌出師表。晚尤好歸去來辭。嘗爲子弟書於簞。日夕吟唱。以陶自命。

聞年少乳於保母。失先王母最早。偶夜頌毛詩渭陽之篇。追念先王母儀容。且吟且痛。竟夕流涕。至於達旦。其忠孝之性成於天成者如此。臨沂顏氏浦江鄭族。若未足爲多也。

九族子弟。執經問業。輒手書口傳。長幼翕然。三十年無詬誶之事。有司莫不敬而師之。生平不知有竿牘。用意溫厚。以禮自愛。惟恐傷人意。終日怡怡如也。治家有精舍居其中。自圖史日歷田園廬舍。莫不有出入考稽之法。條理井井。無一可亂齊。恩義盡然。子女婚嫁。不豐不減。務中於爲禮。不喜言浮圖事。至僕婢皆誠信相感。雖童子小環。未嘗偷取一錢一粟。愛之如家人保家。自崇禎之季。盜賊改革。饑荒災異。其審於天人去就之理。所在保全。未嘗犯難失羣。或坐於堂。或坐於室。坐於賓次。年七旬以上。莊敬日彊。未嘗片刻有倦容。持身巖巖。雖七十年如一日可也。

見子弟不讀書。輒曰。人不通古今馬牛。而襟裾有守書苦吟者。則又曰。有胷藏萬卷書。而當下不能粥辦一事者。汝知之乎。其隨機開發人務。引於經世有如此。

家居味爽。卽衣冠坐於簷下。耕讀織爨。以次受事。與家太孺人結髮七十年。相莊如賓。

與人不求異。衣履整潔。嘗謂公孫布被。荆公蓬首。以爲不近人情。更不喜少游款段之語。出入必策駿乘輿。未嘗以緩步爲高。眉宇刻畫。音吐清徹。嘗傾一座之賓。經術醇雅。操履篤厚。殆人宗也。

先王父見包藏穢惡者。輒不肯假借。先大人嘗伺顏色進諫。先王父奮然曰。外合中離。匿怨而友。汝能之乎。

銀州讀書錄

註易經二次。註書經大略一次。解詩經斷章一次。閱禮記一次。閱戴禮一次。閱儀禮一次。讀論語孟子一次。韓昌黎詩文全集。閱唐詩品彙詩歸。看龍溪近溪語錄一次。閱禪林指月錄。看王陽明文集傳習錄。看薛文清公讀書錄及詩。看吳草廬全集。看許平仲集。閱元史一周。看張橫渠集。讀史記數次。手錄左傳一次。閱春秋一次。閱後漢一次。閱通鑑一次。閱綱目漢唐宋一次。讀老莊楞嚴法華華嚴一次。閱漢魏叢書一次。編定紫陽全集一次。閱古詩定漢雅一部。看文獻通考大略。恭讀程夫子全書。看天文周公勾股法選錄。杜子美李青蓮詩。察閱潛確類書。閱理性理大全。讀批真西山大學衍義一次。錄有悔過篇。遷善錄。肥遯是占舍己篇。看易程傳朱子本義。王弼易熊禾易。看關尹子東垣書素問陰符。看李氏焚書舊律會典。探討西洋天竺書。見其密本。看孫子。荀子。墨子。參同契。閱孝經。忠經。大元經。春秋繁露。洪範五行傳。閱孫鍾元聖學宗傳。